我在无聊时做些什么

王栋生

十六七岁的学生，提笔作文，怎么动不动就认为自己的生活无聊呢？

你认为无聊的时刻，可能是最自由的时刻——因为你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你虽然未必能写出《荷塘月色》，但毕竟能拥有“无所事事”的自由。

一些同学和我谈作文时，偶尔会谈到孤独和寂寞——虽然自己身处集体或家庭中，但个人的思想往往是空白的，也谈不上情感。我不太明白，孤独和寂寞，是个人思想情感发育最自由的土壤，会让人产生很多有价值的“想”“愿望”，甚至“美梦”，思想怎么会是“空白”的呢？人总会有寂寞独处并且不行动的时刻，你那时会想些什么呢？难道不能对自己说话？自言自语，最自由。山中呼啸而歌，响遏行云，声振林木，扣人心弦；可是静穆空灵，或许更能启人神思。有一年我去永州，到了柳宗元徜徉过的小石潭，那真是空寂得不得了，可以想见，他就是在寂寞孤独的生活中孕育了非凡的思想。同学们读过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则是用“什么也不说”在“说”，苏轼就是不肯弄出动静来，文章不长，他的“无聊”却千年流传，令人遐想。作文的思想，常常来自个人安静的“想”。我们要尽可能认识无所事事的价值，学会读人生的空白。

也有同学说，只有在“愿意写的时候”才能写好，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。可是，你不能认为只在“有好心情时”才能写好，否则常有不如意之事，岂不是连人生也会耽误？即使无聊，也不妨碍表达。真实地把自己的无聊写出来，写一写“我是怎样遭遇无聊的”“我在无聊时想过些什么、做过些什么”，让读者看到你真的陷入百无聊赖的境地，可能因此与你心心相印，你也有可能在写作中豁然开朗，进入新境界。把无聊写得真实，其实也就不无聊了，只是你不必胡编乱造、无病呻吟。高兴时可以写，无趣、郁闷或烦恼也都可以写进作文，谁也没有权力控制你的喜怒哀乐。作为老师，我理解学生的情绪，我从不认为学生的无聊是低级和庸俗的，学生的无聊，往往不过是目标不清，一时无所事事而已。人人都有疲倦懈怠的时候，与境界无关。

你以为老师没有无聊的时候？一样有。每次监考，教室里安静极了，同学们都紧张地做试卷，我得在讲台前站一百分钟，不能说话也不可以做其他事。有一次监考，我百无聊赖地观察这间我自以为熟悉的教室，想象这幢楼从建成使用到现在，三十多年时间，有多少学生在这间教室上过课，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熟悉这间教室？最早在这里读书的学生，年纪比我还要大十岁，他们现在何方？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就在这一刻，他们当中，会不会有人同时在怀想这间教室？在那些年里，这间教室里发生过什么难忘的事？……有一回我还数了一下，教室的窗户、门和风窗，一共有六十一块玻璃……

有天上课，也是同学们在说“无聊”时，我让大家把眼睛闭上，问：“这间教室一共有多少块玻璃？谁能说说？”有同学很吃惊，睁开眼睛数起来；但有个同学头也没有抬，大声说：“六十一块！”我问他什么时候数过的，他说高二搬进来第一天就数过了，“比南面教室多三块玻璃”。那位同学，高二换到了北面的教室，他发现南北教室面积相当，但北面教室的窗户和高一时南面教室的有点不一样——能发现“有点不一样”的人，往往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思维特质。这是无聊吗？这件事有意思吗？我不清楚，我只记得那位同学很好学，有一些好习惯。

谁说平凡的生活没有值得关注的事？我教过的一个班，同学姓名中有相同字的，有八对；还有一个班，有四对同学同年同月同日生……这些事，不说出来谁也不会去在意，但要是和某种经验结合，能从中观察社会，就很有趣。几十年前，绿皮火车座位面对面，车速慢，人们为打发时间，避免尴尬，会天南海北地聊天，排遣寂寞（有些人甚至因此成为一生的朋友）。我有这方面的经历，在看似无聊的谈话中知道了很多有趣的事。那年月没有网络和手机，也锻炼了人捕捉、搜集和比较、筛选信息的能力。到处都有学习的机会，善于学习的人，恐怕没有无聊的时间吧。

同学们也需要反思：为什么对无聊会感到恐惧？是不是非要把高中生活过得很充实，一直充实成紧张、单调的状态？明明疲倦了，累了，失去方向了，没有动力了，与其装得精神抖擞，还不如真实地把自己的状态、情绪写出来。好的作文，就是真情实感的流淌。

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后才醒悟的。我读伍尔芙《墙上的斑点》，很惊讶于她的独特视角和思想——她把很多人经历过的无所事事的状态写成了经典。一些读者会觉得其中某一部分内容和自己的某段经历相似：他们面对的墙上也经常有若干斑点。

能真实地写出无聊，就不无聊了。